



今天是党的97岁生日！在这样的日子里，“军人家庭”专版为你娓娓道来几段关于党的光辉温暖普通家庭、成就忠贞不渝爱情故事——

2017年9月的一天，小党诚背着书包走进了院子，章玉萍刚想问问他在学校一天的情况，却发现他一脸泪水。当妈的关切地询问：“怎么啦？”小党诚含糊不清地说：“疼。”章玉萍问哪里疼，党诚眼巴巴地指着小腿。

章玉萍撩起儿子的裤腿一看，小腿上面是一片片紫色的细小斑点。章玉萍也弄不清这是怎么了，用手轻轻一摸，儿子又哭着喊疼了。章玉萍问儿子是不是摔到了，儿子摇头。她又问是不是被别人撞到了，儿子还是摇头。

丈夫是粗枝大叶的人，没太在意：“可能让虫子咬到了，过两天就好了。”章玉萍认为丈夫说的也有可能，在小党诚腿上抹了点药水，便忙着张罗开饭。哪承想，到了第三天，那些小斑点不但没有自然消失，更是扩散到了整个小腿。章玉萍一下子慌了。

党诚是章玉萍的独生子，是她的心头肉，甚至是她生命的全部。因为，8年前，她曾和这个小生命一起，在鬼门关走了一圈。

2010年，进入6月后，江西抚州的天气就没晴过，雨丝缕缕地下着，没完没了。章玉萍夫妻俩原本阳光灿烂的脸，也随着一天连着一天的阴雨失去了光彩。结婚多年后，章玉萍终于怀上了孩子，小心翼翼地守了快10个月，预产期就要到了。可是，天公却不作美。

6月21日，连阴雨突然变成了暴雨。老天好像要在结束这场漫长的降雨之前，来一次猛烈的冲刺，仅仅几个小时过后，便在大地上泛滥成灾。终于，抚河干流右岸的唱凯堤顶不住压力，决堤了。洪水从村外扑了进来，疯了一样在各个街道上寻找着自己的出路。庄稼被水漫过了头顶，树枝一根接一根地被洪水冲断。所有人的院子都变成了积水池，一楼很快就被水淹没了，人们迅速地搬到二楼避险。

天一点点黑了下来，村子里已经断电，只有微弱的手电光在闪烁。黑暗中，洪水汩汩流动的声音像是张着血盆大口的野兽面对猎物时发出的贪婪吮吸。章玉萍感受到了处在旋涡之中的恐惧，以及来自腹部一波又一波逐渐升级的疼痛。她，怕是要生了！

章玉萍的丈夫急切地拨打着救援电话，可是信号全无。水下全是树木、矮墙，想要出去已经绝无可能。而此时的章玉萍面色惨白，浑身冒汗。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千盼万盼的生产，会遭遇这样的境况。

时间一分一秒地熬着，每个人的心都像被贴上了烧红的铁块。章玉萍的汗水已经浸透了床单，有些绝望的她，甚至摸着肚子跟没有出生的孩子说了告别的话。

章玉萍和村民们不知道，此时，武警江西总队正在紧锣密鼓地组织官兵抗洪抢险。当他们在镇上听说，章玉萍所在的村和外面已经失去了联系，而没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封信成为朱锦翔最宝贵的珍藏，这声叮咛，也成为她心底永不消失的声音

“我们相距太远啦！要是战场上死不了，能回见，死了就算……”

67年后，当年逾八旬的朱锦翔女士再次回看初恋男友鹿鸣坤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写给她的书信时，依然动容。

他们的爱情故事，始于1951年的上海。一同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师的两位革命战友日久生情，很快便成为经组织批准的未婚夫妻。

正当18岁的朱锦翔与22岁的鹿鸣坤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时，朝鲜战争爆发了。鹿鸣坤即将作为空军第二师第六团第三大队的副大队长，开赴东北，入朝参战。朱锦翔知道后，也毅然决然地递交了参战申请，终于被批准成为飞行部队供应大队的会计。

奔赴战场前，这对恋人在上海程家桥高尔夫球场互相送别。那天，阳光明媚，微风和煦，两个人坐在球场边一块绿油油的草地上，互诉衷肠——

“这次参战，也许成英雄，也许牺牲了。”鹿鸣坤语气平静，双眼凝视着远方湛蓝的天空。

8年前，章玉萍自从看到了那面旗帜后，那面旗帜就温暖了她的心。而今天，她的眼前又出现了那面旗帜，红红的，一直在飘——

危难时，总有您在身边

■胥得意



上图：2010年6月，武警江西总队派出的抗洪抢险队员突击队救出了即将临盆的章玉萍。

下图：2018年6月，面对武警江西总队医院医务人员送来的生日礼物，小党诚开心无比。

周勇敢摄

有看到有村民自发转移出来时，断定村民应该是遇险了。可是天黑水急，要想从村外摸黑进村，目标不明，道路不熟，危险实在太大。救援队只能停下来，做好一切应急准备。总队成立了8支党员突击队，每队配备一艘汽艇，外加医护人员。村民在焦急中等待着天明，救援突击队却是在焦急中等待着出发！

22日上午9时多，绝望的村民隐约听到了村外传来了马达声，悬着的心一下子紧绷起来。在楼顶的人们率先看到了远远的水面上，驶来了几艘汽艇。每艘汽艇的前面都插着一面鲜红的党旗。“有救了！有人来救我们了！”人们开始向着汽艇欢呼。楼上的人们向救援队招手，大喊：“这里有人要生啦！”

已经陷入昏迷的章玉萍突然听到人们的欢呼，努力地睁开眼睛。她看见一艘汽艇正向她家靠过来。没看清救援的人，倒是一面红旗在眼前晃着，醒目而带有希望。直至躺进那在洪水中摇晃的汽艇，章玉萍知道，自己和孩子得救了。

随艇救援的总队医院内科副主任姜宇立即对章玉萍进行了身体检查。万幸的是，孕妇虽然血压很高，但羊水还没有破，胎儿胎心音正常。章玉萍的症状是由于长时间被洪水围困，精神压力过大而导致的。护士张灵灵把章玉萍的头放在自己的腿上，笑眯眯地对她说：“大姐，你这生孩子真像是我们部队打仗一样。”看到眼前这个细眉顺眼的护士和自己开着玩笑，章玉萍的精神彻底放松下来。

汽艇出发了，很快驶出村庄。站在屋顶上的村民们，看着艇头的那面旗帜正迎着太阳飘扬。

第二天，章玉萍由武警江西总队医院妇产科医生罗云护送送到抚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当天便顺利产下了一个男婴。章玉萍的父亲章东堂是个老党员，他看着逃过一劫的外孙和女儿，说：“闺女，你的命和孩子的命都是部队给的，咱们说啥也得给孩子起个有意义的名字。”

章玉萍说：“爸，从我第一眼看到汽艇的时候，我就想好了。”孩子的父亲接

过话：“我们决定叫他‘党诚’，让他永远记住党和人民军队对咱家的恩情。”

小党诚是一个幸运的孩子，出生在即被洪水围困，子弟兵犹如天神般向他和母亲伸出救援之手。小党诚是一个幸福的孩子，在安详的和平盛世中，快乐地一点点长大。然而，让章玉萍没有想到的是，如今他却再一次面临危难。

没出一周，由于小腿剧烈疼痛，小党诚已经无法下床走路。章玉萍一家带着孩子到医院进行检查，结果被确诊为过敏性紫癜，只是过敏源不详。全家顿时陷入了黑暗之中。

这种黑暗和8年前的黑暗是多么相似啊！黑暗中，章玉萍一下子想到了8年前第一眼看到党旗时的感觉。她决定向武警江西总队医院寻求帮助。手机拿起来，章玉萍又犹豫了。当年，医院免除了她们母子所有的医疗费，她决心再不要麻烦部队，只等小党诚长大了把他送去参军，以报党恩。可如今，说过的话怎么又不算数了呢？

夫妻俩被黑暗包围着，商量来商量去也拿不定主意。小党诚偶尔在睡梦中传来的一两声呻吟，紧紧地揪扯着他们的心。天亮了，章玉萍的决定也下了——给总队医院打电话，谁让部队是咱的靠山呢！

总队医院的救护车很快把孩子接到了医院。一系列检查有条不紊地展开，医院还专门从北京请来专家进行会诊。给小党诚安排的护士还是张灵灵。看着张护士每天在病房里进进出出，章玉萍发现她的技术比过去更娴熟了，心里也就更踏实。当年参与救援的罗云医生，现在已经是主任了，一有时间就过来看小党诚。他对章玉萍说：“医院已经拿出了最好的治疗方案，党诚的病会好的，只是时间问题。”罗云的话给了章玉萍极大的信心，就像是当年在救援艇上说过的一样坚强有力。

2018年6月23日，小党诚8岁生日这一天，罗云又带着医疗组来到了章玉萍家，给基本痊愈回家的小党诚进行复查。吃着蛋糕，拿着礼物的小党诚蹦蹦跳跳，俨然成了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分别时，章玉萍一直把这些“绿军装”送到村口。车一点点开远了，章玉萍的眼睛又一次被泪水模糊。8年前，她看到了一面旗帜，自从看到那面旗帜之后，那面旗就温暖了她的心。而今天，他们没有举着那面旗，她的眼前却依然有那面旗，红红的，一直在飘。



扫码阅读更精彩

战火中的叮咛

■张丁

次给我们的任务是空中转移，任务是艰巨的。上级这样提出，我们这次能从空中转移得好，我们可以成为半个飞行员……如果我没有其它（他）病或意外之事，半个飞行员咱们保险当上，这称号你不高兴吗？”

鹿鸣坤如此饱满的战斗精神，深深感染着朱锦翔。“锦翔，我坐在飞机上，拿着地图，与地面目标对照，一去一回，我的一双眼睛，没有一时的不注视地面，是为完成这次上级给我们的重大任务。这次我们都去锻炼，你是在战争环境锻炼，我是在空战当中锻炼，你望我当英雄，我希望你早日入党（成）模范。”

随着鹿鸣坤的叙述，朱锦翔不禁心潮澎湃。她仿佛看到了战争胜利后，两人再次相约在家乡的那片青山绿水中。而那时，恋人已经成为一名战斗英雄，自己则顺利入党，成为模范党员。

在信的末尾，鹿鸣坤更是不失时机地浪漫了一把：“现在那里还不冷，满山的大豆、高粱、苞米，都是绿的，有特别一

种感觉，有个关外味道。”这种洋溢在字里行间的革命乐观主义，让朱锦翔做梦也不会想到，仅仅3个月后，竟会收到鹿鸣坤牺牲在一次空战中的噩耗，而这封信中，在一次次鼓舞着血与火的浪漫书信，竟是爱人留给自己的绝笔！

虽然明白，是战争就必然有牺牲，但这突如其来打击，还是让朱锦翔痛彻心扉。她一个人躲起来哭，不吃不喝在床上躺了三天。

1956年，朱锦翔终于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与鹿鸣坤“再见”。抚摸着墓碑上那颗红彤彤的五角星，看着遗像中那个无比熟悉的亲切笑容，朱锦翔落了泪。她分明听到了耳边传来鹿鸣坤的话：“你望我当英雄，我望你早入党。为了革命事业，我们永远携手同行……”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封信成为朱锦翔最宝贵的珍藏，这声叮咛，也成为她心底永不消失的声音。

（本文资料由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提供）

60多年前，生产队领导要给那时风华正茂的姥姥介绍对象，姑娘把脸埋进了藏青色的棉袄里，微不可察地点了头。

应约前来的青年高高瘦瘦，穿一身黄得发白的旧军装，紧张得额头冒汗，手足无措。

领导对姑娘说：“这是供销社的小陈，是预备党员！”

姑娘的眼睛弯成了两枚月牙：“党员好呀！是离毛主席、离党中央最近的人！”

领导又向小伙子介绍：“这是小李，也是个民兵！”

小伙子激动得连汗都忘了擦，心想：“拿起工具能劳动，拿起枪杆能打仗”，这样的媳妇哪里找？”

许是看对了眼，两人聊得很投机，分别时看着对方一步三回头，他们就知道自己遇上了对的人。

于是小伙子三天两头往生产队跑，或是宣讲党的方针政策，或是辅导入党积极分子，或是帮着生产队干些农活。

终于，姑娘等来了期盼已久的表白：“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小李同志，经过这段时间的慎重调查，我想和你升华一下我们的革命友谊，请问你意下如何？”

他一脸严肃的模样，把姑娘吓得羞红了脸，一跺脚跑到了树后面，又怕小伙子不理她，只好鼓起勇气颤抖着唱：“迎春花开放千里香，女儿家的心上起波浪，小阿哥，扯不断情丝长……”

就这样，两个人成了一家人，这个小伙儿也就成了我姥爷。

二人在毛主席像前喜结连理，姥爷还当着全村的人给姥姥念起了这首诗——“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让姥姥两颊飞霞。

姥姥时常埋怨姥爷不让人省心。

邻里乡亲，谁家农忙了他都去帮忙，反而把自家农活一拖再拖；家里孩子多，在供销社的姥爷难以照顾，孩子们营养不良让人心疼。

1998年洪水泛滥，他跟着武警官兵，顺着河挨家挨户地敲门，帮他们搬柴运米，又邀无家可归的乡亲到家里暂住。2008年汶川地震，他瞒着家里，又捐了一个月的退休工资。

姥姥总少不得数落他两句，可姥爷只是笑笑，一句“我是个党员啊”，就让姥姥不再言语。

入伍时，姥姥除了叮嘱我要好好照顾自己，还反复交代：“一定要入党啊！”许是在她心里，党员仍是离党中央最近的人，是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人。也许，她只是单纯地希望我也能成为姥爷一样的人？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但总有些温情脉脉的情愫与对党的忠诚不变。正如姥爷日记本上写着的最温柔的

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人；如今时光飞逝，通信便捷，可对爱的珍惜，正如他当年入党的誓言一般，直至永远

■王煜垠

相守一世 信仰一生

誓言——“位卑不敢忘国，寥落不可负卿。”

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人；如今时光飞逝，通信便捷，可对爱的珍惜，正如他当年入党的誓言一般，直至永远。

爱情在，誓言便有来处；忠诚在，信仰仍有归宿。



家庭秀

定格

李鹏、李丽是一对火箭军夫妻，平日里，繁重的任务让他们鲜有时间陪伴女儿。爱画画的女孩就用自己的画作，表达对爸妈的思念。

日前，好不容易调休回家的李鹏和李丽一起欣赏女儿的画。看着女儿的成长，夫妻俩一脸的骄傲。

■李学志/文 刘厚良/图